

一个在婚姻中挣扎的55岁女性决定开始写小说 她用写作挣脱苦难，找到新出路

飞扬是一位55岁、始终相信自己能“飞起来”的女性。两个月前，她给自己起名叫“雷电女超人”，开始在网上连载网文小说。小时候，她经常梦到自己飞檐走壁、行侠仗义。这个梦贯穿她50多年的人生，从未间断。后来她把梦里救人的故事写进了小说，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，让那些人重新活下来。

在写小说之前，飞扬在化肥厂当过工人，在餐馆洗过盘子，在饭店刷过马桶，在一段不幸的婚姻中几经挣扎。“写作”和“超人梦”始终是她的精神出口，让她在最困苦的日子里，对生活还抱有希望。



当一个人无路可走时 她就能飞起来

与飞扬交谈，经常听到电话那头是一串响亮的、爆竹一样的笑声。她乐天积极的性格也得益于儿时的幻想，“四处飞行，惩奸除恶”的梦境，为她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上小学时，飞扬曾遇过两个小混混，旁边的女同学吓得直哭，飞扬也怕，但想到自己成天在梦里潇洒救人，眼下绝对不能怂。她一咬牙抡起沟里的两根棍子，“像疯了一样，把那两个男的吓跑了。”

本以为可以像侠客一样勇敢坦荡地生活，但美好愿景在18岁那年拐了弯。飞扬考上了评剧团，却遭到家人强烈反对。一气之下，飞扬离家出走，由于没有当地户口，她找不到正式工作，只能以帮别人卖小百货、服装为生。有远房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位在化肥厂工作的男人，承诺只要两人结婚就给飞扬解决户口问题，还能让她进工厂工作。就这样，飞扬和一个认识只有三个月的男人结了婚，自此坠入了漫长的人生低谷期。

丈夫赌博、喝酒、打人，飞扬现在右眼底下还有一块疤痕，就是被他拿一个茶碗砸的。

为躲避拳头，飞扬逃到了北京，靠在餐馆刷盘洗碗谋生。打工的日子很苦，她却形容那时候吹的都是“自由的风”。但这种日子并没维持多久，飞扬正值青春期的女儿无人照顾，她最终又回去了。

那段时间，飞扬每月赚四五百块钱，这些钱能被丈夫一晚上输得精光。喝醉后他常常威胁飞扬。最绝望的时候，飞扬想到过死，买过一瓶农药准备自杀。跑到小卖部打电话向父母告别时，语气平静，泪水却抑制不住地向外淌。当时店主在一旁放了一首《大悲咒》，飞扬听完了一遍又一遍。那

段时间，飞扬更为频繁地梦见自己在空中飞翔，梦里自己飞过高楼，飞过草原，正在享受一种新的自由。她告诉自己不能被命运吓倒，一定要想办法飞出来。

写作成了她挣脱苦难的方式。飞扬虽然没念过大学，但一直热爱文学。婚后，写作被迫中断，直到在婚姻中憋得透不过气，她才重新拿起笔。丈夫不许她写，她就偷摸地写，至今写了十几本日记。

飞扬记得自己写过一篇有关“彩票”的故事，登在了省内的一家知名报刊上。故事里，她把男主人公称为“老公”，讲他拿着买米买菜的钱买了彩票，生活艰难，却仍希望拿中奖的钱，给妻子买金链子金手镯。

事实上，这些都是飞扬幻想出来的，现实生活中，她没有那样的老公，也没有喊过他“老公”。得不到的东西，飞扬就在小说中畅想。在苦痛的日子里想办法笑，想办法乐观，这是飞扬的活法。写作成为她困于婚姻生活时的托举，让她对生活有了新的想象。

拿起笔 飞往广阔世界

飞扬最后都没能离成婚。女儿上高中住校后，飞扬决定和丈夫两地分居，离开家在临近城市开了一家小超市。至于没离的原因，除了被丈夫威胁外，她和大部分困于婚姻生育中的女性一样，年轻时想离，怕影响孩子。等孩子上了大学，劝自己等女儿结婚再说。结果等女儿结婚后，飞扬的丈夫患渐冻症，不到半年就去世了。

人虽走了，但留给飞扬的“精神阵痛”还时不时地出现。飞扬一直不敢大规模地在网上公开发表作品，是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，因为丈夫常年对她打压鄙夷。

直至前几年，飞扬看到飞机失事的新闻，她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像梦境一样，在空中抱住这些人。那段时间，飞扬常常看着新闻流眼泪，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让她难受。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在番茄小说更新了《雷电女超人！这个女人有点野》，试图把梦境写到小说里，弥补现实中的遗憾。有时写高兴了，看到故事里的女超人救下乘客、截获人贩子、成功监测地震余波，还将拐卖儿童的村子集体覆灭时，飞扬内心会升起一种欢愉的自豪感。

随着小说更新频率变多，有读者受到鼓舞，开始催更，这给了飞扬莫大的鼓励。

她猜想，大家喜欢看女超人的故事，是在其中弥补失去的遗憾。自己虽然写虚构小说，但都取自真实事件，大家看着遭受意外死去的人，在另一个时空活下来，可以安抚很多受伤的心灵。同时，飞扬也认为这是纪念新闻里的人最好的方式：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。

这是飞扬第一次写长篇，很多地方还不

够成熟，她时常感叹“要是当初那样写就完美了”。好在，写小说本身足以让她快乐。

每天下午坐在书桌前，构思好故事后，她开始在手机上敲字。周围一切仿佛都淡出了，只有文字。巧妙的句子，闪亮的句子，就会一股脑涌出来，这是飞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。

重拾文艺梦想 寻找精神出口

飞扬对穿越、科幻题材的网文小说很入迷，这几年陆陆续续在番茄小说上看了很多。翻看阅读笔记，飞扬自己都吓一跳，481本小说都被她读完了。她喜欢在上面研究好作品的结构和语言风格。

飞扬看到一些作者写着写着出了书，获了奖，也会激励自己更努力写。清明节和女儿在上海游玩时，飞扬不想断更，于是提前在草稿箱写完了几个章节。她对目前自己刻画的女性人物形象比较满意，“有些人的作品里，女性太弱了，一上来就被干掉。”她要把自己梦里那些飞檐走壁、除奸惩恶的故事写下来，要写女英雄、女超人。

写小说这件事，也拉近了飞扬和女儿的距离。飞扬一直认为和女儿的关系不算亲密。直到前段时间，有媒体记者要采访飞扬，飞扬才得知自己写小说的经历被女儿分享在了网上。“她跟我说没时间看，没想到一直默默关注还在网上宣传，把我给整湿润了。”飞扬女儿把说不出的赞美，借用网络全部表达了出来。

女儿分享的社交动态很快收到千人点赞，大家从飞扬身上看到了她那一代女性的一种生活样本：她们年轻时也热爱写作，但为家庭所累，将梦想搁置，如今退休后重获闲暇时光，大家希望自己的妈妈也能像飞扬一样，从被消耗的日常工作家中挣脱出来，重新拿起笔，实现未竟的文学梦想。

飞扬说，女儿最近也准备写小说了，这让她深感欣慰。她知道女儿从小喜欢写作，但后来也在日复一日的家庭劳务中，失去了自我表达。如今，写作成了母女俩身上接力棒式的存在，在之后无数个脆弱的时刻里，她们用创作能够抚慰并托举起彼此。

想到这些，飞扬很满足。现在的她依旧每天上午浇花，下午写作。自从写小说后，她说自己“心情变愉快了，看谁都顺眼了，连房间都变亮堂了”。她把一团拧皱了好多年的纸捋平了，包括对生命意义的探索、对写作的质疑。

接下来，飞扬准备写一部婚姻题材的小说。她知道和她年龄相仿的许多女性，在婚姻里一直在牺牲和妥协，她想把自己的经历和更多人的婚姻记录下来。

至于它能抵达哪里？飞扬觉得哪怕很有限，但至少自己的声音能被听见。那些表达会成为一句子和一个段落，如一滴水一样，汇入生命的长河。（来源：三联生活周刊）

